





西蒙把那輛嶄新的保時捷泊好後，巴不得一下子便衝上ROYAL GARDEN的咖啡座去。芭芭拉嘆芭芭拉，不見了近四個月了，在三星式客棧上他已經心神不屬，在機場打了個電話，她嬌聲爹了幾句更令他心頭騷癢難當，過馬灣大橋時便幾乎連人帶車投入清澈的海灣去，替當代的羅曼蒂克殉情史加添半頁紀錄。

所以他在咖啡座裏把嬌小玲瓏的芭芭拉又攬又錫了將近五分鐘，還未覺得滿意，若不是那個不通氣的侍應生，他準要繼續放肆一番。

「衰鬼，看你，又肥又白，在那邊幹些什麼呢？為什麼這麼久才回來？」

「唉！每日工作四五小時，夜晚又沒有娛樂，不肥才怪。本應上月尾可以回來，但那邊的人辦事效率實在太差，FINAL CONTRACT攪了幾個星期也未攞完，有何辦法？我想妳也要快想瘦了。」

「真的一樣，信你就怪，怕你不晚晚去滾女人？」

「妳千萬不要這樣說，我SIMON的名譽不打緊，我們祖國的聲譽可不應胡亂破壞。」

他說完便把整個臉埋在芭芭拉那套淺黃色的義大利晚禮服的最誘人的位置裏，嘖嘖咕咕地笑起來，芭芭拉也一手插在他那堆不大貼服的曲髮內，咀裏不斷噴出陣陣清香，兩頰的梨渦堆得極為顯著。

老實說，在上海百多天的日子裏，他有時真覺得苦悶難耐，想抓機會發洩一下。國際俱樂部所有的新片他已看過，晚間的電視節目又實在太過乏味，連黃埔灘賓館那些中外住客也熟落到幾乎沒有新鮮話題可資傾談，找些女人調劑寂寞，對西蒙這個大孩子來說，原本是無可厚非的事，芭芭拉開通極點，亦不會怪責他。

問題在於：西蒙雖受僱於EXXON，升了做CORPORATE STAFF，支美金，自己甚至已入了美籍，但黃皮膚的某些道德觀念，不知為何竟然還深植於他的靈魂裏，以致他竟然揮灑不出本色，四個月裏一事無成。如果在菲律賓、或者印尼，他不禁想道……。

「HI! SIMON，從上海返來了？」

西蒙抬頭一望，原來是長實的GABRIEL LEE，身旁的女人他很面善，想一便認出是大酒店COM SEC的女助手JULIA CHING。

「噢，GABRIEL, HELLO，剛剛回來吧。」

「你的EXXON就發啦，聽說那個CONTRACT已經做妥。」

「WELL，託PRESIDENT KENNEDY和華主席的鴻福，做妥了。不過，

如何比得上你的大老板，一起便是五十間酒店，連延安也有大地盤。怎麼？不是那樣賣力，晚上的寶貴時間都拿來研究合作事宜吧？哈哈……。」

「唉，不夠你說了，我們新開的機場試過了，覺得如何？」

「OH! EXCELLENT! 設計比得上巴黎的CHARLES DE GAULLE，不過可能新開未夠幾個星期，還有些亂的感覺。」

「那麼最好找BABARA公司的CONSULTANTS做些OR報告了。」

「怎麼燒到我這裏。」

「哈哈……。」

四個人不約而同高聲歡笑起來，年青的、健康的臉龐上展露着飛揚的神采。這真是個值得把酒高歌的年代，起碼對他們這一輩充滿活力又有高度學識的YOUNG EXECUTIVES來說，THINGS COULD NOT BE BETTER。

西蒙和芭芭拉在ROYAL GARDEN頂樓吃過晚飯後，兩人乘着保時捷，從尖沙咀沿城東走廊和觀塘大道過了鯉魚門大橋，然後在筲箕灣直穿畢架山隧道，不一刻便到達石澳。西蒙離開香港只四個月，但整個城市環境似乎已有不少改變。IT'S AN AMAZING CITY，西蒙在超過七十哩時速的淺灰跑車裏驚嘆不已，香港人，真了不起，像有無窮的精力那般。最近港督不是已經宣佈一系列的福利計劃提早完成嗎，香港式的生活，簡直令人羨慕。

在石澳灘頭上，西蒙面對清爽的夜色，感動得幾乎流下淚來。芭芭拉莫名其妙地望着他，問他什麼事，他才轉涕為笑，芭芭拉看見他那怪異的表情，不知怎的也流了滿臉淚珠。在遠山夾蓬中初升起的圓圓的月亮，却異常清晰地映照著這對擁抱在一起的年青人。

當西蒙回到渣甸山的住所時，已經接近零晨兩點了。在樓下信箱裏，他發現了雙親從紐約寄來的聖誕咭，急忙拆開來，裏面這樣寫着：

「愛兒：上海生活過得舒適嗎？很高興你完成了任務，我們為你而感到驕傲。回到了香港，可盡情歡暢，但切勿過度。明年三月最好能過來紐約和我們相聚，不見了近九個月，爸媽都很掛念你。祝你聖誕快樂，同時替我們問候BABARA。」

爸媽18.12.1984

寫到這裏，李文良疲倦到幾乎抬不起頭來。窗外，天色已經大白。差不多了，他想。像八十年代香港這類專輯，寫出這種水平的小說，可算亦不負老編所託吧。況且，「都會雜誌」近來聲名大噪，而李文良在文壇上又有誰敢批評，說不定這篇「把酒高歌的年代」，還會成爲衆口皆譽之作呢？

他不禁笑起來。匆匆洗梳過後，便把稿件塞入公事包內，飛奔下樓，衝上巴士，開始邁向中環的旅途。

回到了寫字樓，老編劈頭便高聲喝道：

「怎麼啦！李仔，寫完了沒有？千字左右也寫得那麼辛苦，個個學你那樣我份雜誌不執笠才怪！」

李仔幾乎想說：

「挑，你七八年十二月的人工也未支付給我，教我怎麼寫得出八十年代的香港。」

望一望窗外陰霾密佈的天空，他却頓時沉默起來。

